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二

書

與鳳翔邢部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方亦如此而無下二字邢鄙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謟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拱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功業家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或無洸洸乎三字）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攻地於河湟（操上或無或願二字湟或作隍）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方作又別本無賢者至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閣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方無）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或能作行德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亂字上下或無也字）生十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千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恍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增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方無至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不敢遽進際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下）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也字方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先下或有諫字書下方有諫字皆非是來之下或有後字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別本無書末二字）

公以正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二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依鳳翔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亭記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當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其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作過方）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方無有字有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于字而無此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諸本皆如此方獨以闕抗本以其知其如何哉為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人求薦而抗本曰執事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抗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弱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敢又雖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

無詩文賦首尾不甚通暢然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其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水際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似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猬猬上音謂水狗也蠶蠹之笑者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以謂本云唐率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末蒲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如有力者衰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冒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之作而轉轉之清或作轉致之波轉其衰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品夫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弱也伯弱三子實夫端夫正夫名正夫者故實本刊作品道正夫即品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凡無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或有之字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邇校矣作爾或作耳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又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浮或作深沈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後下或无進字若上或无要字不下所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公顧當愈於足下奉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如何或作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侍御字非是

其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慰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貞儒歎息跋躇慨生於中頻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尽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倘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真參政事蕃敗休坐禁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始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穀廢疾休之時城中不攻自破）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弃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綣或作拳）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作誡愈再拜

答陳商書（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且如或作具）愈（作智）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无字）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獨本以律呂二字爲宮字云因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以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書所引因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然聲大而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必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敢此誤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耳今句絶諸本如此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絶是下句曾本上亦有之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無也字皆非是是所謂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无此字）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蚤或作蚤或作蚤字）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言下无之字）愈白

與孟尚書書（孟下有簡字）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敷蕃忻慄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无吉州二字下云薇吾兄二十四日手示被讀數番忻慄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从之信此傳之（从閣杭蜀本无此字）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無下與者字）有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獨本刪爵中无滯碍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播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竄

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崇或作福）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森布○今數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惑或作敖）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子下或有有字或復出）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作亂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字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崇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上音朱離下音力支侏離南蠻衣裳之類語言侏離注蠻夷鳥語也言不明之貌）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作制）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無字）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爲呼其亦不仁甚矣（作明）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而粗或作上）

答呂毅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孰繼者（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過之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無者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曉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無書各自是四字非）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貫或作屬）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從關本意下有在乎云意在嗣意之所屬也左氏晉君不在諸侯趙穿有權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帝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弊矣此近世所習古文昔之弊而韓公爲之哉恐（初亦失言而乃曲爲之說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與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敝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敝上無衣字有讀字或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無曲字或作勉俗或阿上仍有勉字或作勉阿俗）方將坐足下三咨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古一字）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幕仰風味未嘗敢忘（書下或有狀字）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連辱連跡作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奉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欽上有重字）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幸下或有古字）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知上疑脫一字信或作伸）（無望字敢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望字敢下或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鄭餘慶時鎮西川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辭旨惻惻愛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与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孝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裝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嫌（音兼）（是歲十月韓郊生還者以其餘財贈給其家郊元子妻劉氏）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与相識亦甚稽善所處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或有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与及裝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先嘗袁鵬傳鎮荊南）

伏聞賞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与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処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逼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独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与語語（与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尊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機藥遺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処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慴（慴或作讋或作讋）謹狀

與鄭州柳中丞書

（公鄭時觀察鄭岳）

雖右殘孽尚守巢窟（或作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雖（此用莊子語杭圖本作雖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頗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有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声勢而已（日助）閤下書生也詩書礼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与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聽計吳元濟公韓曰以朝廷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愬安鄭諸軍使中軍先鋒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賓懷三軍受之吳辛六千屬聽咸其部將曰行營都將賓懷三軍受之吳辛六千屬聽咸其部將曰行營事一決

蚊蚋蟻蟲之聚慼兇毀高濡飲食之患提章手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秉機涿利四出侵其窘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夫夫勞於圖議（畫謀）（畫謀）（畫謀）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二容柱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或无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況京尹（昭本敦淳本）（呂本）（呂本）（呂

假以鳴在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弗方作而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蒙漆園也且游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人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脩申到田駢鄒衍尸佼皆緣文又古文切魯人著書二十篇尸子之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鳴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文意乃足閣本刪法○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刪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本作厚雅蜀本及文苑作弱○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淫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以翻崇四句當為二列其弟之四句皆脫○今按自其方以此其意以後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去聲本如此方以閣本以亂為詞又從閣抗本刪乱而誤為辭又徧四辭而轉十九字○今按方本脫無理蓋因當改詞為乱又徧十九字字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方魏晉以後閣本无此二字皆非是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方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礼仁也信善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方有有字非是若有有字則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方作者然者其語本與或本皆誤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illegible]作越以下文重此字考之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作敵一氣上承也[illegible]以閃光作敵[illegible]以閃光作敵[illegible]以閃光作敵

鄉以鄉人為尊者音向與書所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書所鄉以鄉人為尊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幸天下人焉則非今幸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親其下或有所字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乎者乎齊生之凡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之凡字于下元方父荒有後字公開元○今按齊陽以貞元七年由曾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号耳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幸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方以關拔闕本得之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討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弊乎哉所至矣方作況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大李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觀或作拜密來太李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獲下或有其字今將易其業而三禮密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凡兩記春秋左氏傳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密曰二禮科正元五年二月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以字方无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礼矣其文信中於礼矣其下或有以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謂其君其或並无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illegible]東坡云歐陽公言晉无文章惟陶淵明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余初謂唐无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所效此作一篇每抱筆輒罷因自笑曰若退之唐人耳後若曾子固效退之獨步千古云云昌黎韓愈知名已久高愿之曾故叙而送之云云其下或有所字其親其下或有所字其[illegible]按正元十七年戊午已歐陽公集古錄跋尾云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大為人所信愿者為不少而所守柳所守柳所守柳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趑取悉切趄音徂囁女涉切又音如趑趄行不進也囁言不敢出口也）如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今用汙穢字本改不著音義（穢作弗差辟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閤惟子之蔡）盤之泉可濯可沿（白閣本沿作湘方以石本云洪氏以為作湘者意之也然此文自如此往而復作沿字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以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然閤梘蜀本皆作央王德甫云央尽也今已也按此文如叢作蔡後作蔡時作皆石本多以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是其有同者亦或云樊然尽也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大不同或刻石誤以其當時之物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南海朝刻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亦然其書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樂）飲則食芋壽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音常下音）生以徜徉（上音常下音徉回也）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方以闇梘蜀本置此）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舉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甿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二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門或无字）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礼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撫遠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孝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序

送董邵南序（南下或有海北二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矣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吾云或作以吾本作於吾云或作吾所聞皆誤）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有大字丈上或有一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無苟有二字或无有字）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懸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不為者將在於此乎（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二字愈當屬于公之知而舊涉于崔君屢復人之狀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曹字）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无大字）縣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皆寒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老一字或作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縣是拜衛女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邙或作洛陽及鄭或作於鄭字云愈與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孔部又二年拜衛女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覲蓋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部之門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謂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闕或作文方云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以闕洗本旋蜀本誤作都吏為縣其失遠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又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与或作於孔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李者而勤乎其未李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辱予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孔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儒名儒作名非是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而是或作則是名揚子雲棲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師三字讀下或作為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詞作為字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請或作序所下或无得字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牽浮屠之說贈焉焉下或无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慕下或作礼樂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上行或有所以字江河作河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粒或作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礼樂刑政大作過大乎教或作過於正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休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惟物為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虎或作虎今吾与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恍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或不為上无而字為下或有之字說告人或作或作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

余既事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請或作詩非是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潘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者或作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焉字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与之処者非其類也有享之以李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下或有其字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蚤不忘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尽作得或別有得字在尽字下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与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无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无聞其言而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无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无聞其言而

也吾爲博士堅爲生〻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生博士或作生与博士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有志字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无賢字道有湖南爲蠻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或无湖南楊皆非是此潮陽城楊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蠻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陽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鳳下或有字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史或作使或无已字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或无之字或无高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五字或无駛水清而益駛音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礼測土深之測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爲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鬱上或无而字或无美又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有字非是意必有殊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送廖有子厚子厚云文州多南金東萊海產楊德祖嘗作鬱賦以敘其產至於草木亦然吾嘗怪楊德之無產生則鍾於楊德者即子厚之序与公此作其意一同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作孝或作數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殊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秀才

吾少時讀醉鄉記醉鄉記以今刘伶酒德頌合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又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乃上或有然作不爲感發若顏氏子或无發字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聞於曾子也雖而動商角声諧天地若出金石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嫪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何下或有事字爲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廢上或有朝字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子无子字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於其或作於世

送孟秀才序或注殖字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識吾志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作也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李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彊而固作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麋所不有吾常折腰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

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岳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業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方本亦然○舊本何不字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眞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无已所傳敢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切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竟此字之爲疑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辭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皆不及方本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耳眞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上志或有其字方以閣本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塤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方无爲字大而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又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爲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它本可證方乃不取而他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方故下有可證方乃不取而他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方故下有莊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氏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辯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與之爭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獨蔡篇云非大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獨蔡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姓也塞反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瞿下或無之字名馯子弓史記作子弘誤書作子弓又亡商瞿字或作名曰方本馯子弓傳殷之序與此不同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汝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書上或有師字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憂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遲疾或作疾遲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篇裝均勝憑喜藝文志有裝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裝均非也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卒業字屬下方本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之辭或作者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全若方本作若至氣滿志得方本作氣得志滿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方无僕射三字常侍楊公領湖之南環地二千里方无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草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果神方本作神鬼兩府之從事與部蜀之吏蜀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在或作有非是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